

凍水記聞

涑水記聞卷九

宋 司 馬 光 撰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誼譁又詣衍第詬詈亂挾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爲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與歐陽修數稱鈔本有富

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旣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弼引己以登兩府旣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鹵莽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爲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

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姦利素悉奏鈔本作奏悉逐

之遠方于是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

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卽日押出城忱故翰林

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鈔本無俊字聲忱治春秋慥治易棄

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

慥力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

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

色嗜鈔本有吏字利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間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

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

京師弟慥掌永興安撫司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娼

家會有告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

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尙留京師御史中

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身為沽取氣凌公卿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原本不疊廬州二字即鄉里也親舊多

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原本作戮從鈔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此下言行錄接希仁始及第以親老待養不仕宜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為長吏傑佐有所關白喜面

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愾此人所難也一段與卷十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一條大同小異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初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

容貸原案曲阜改仙源在大中祥符五年至金太宗天會七年始復稱曲阜故此書與宋史孔道輔傳皆書仙源乃東都事略則云道輔知曲阜縣當是後人追改非南宋時原文附識

此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

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

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

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鈔本有意字明公雖不求福獨

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

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郭后既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納女入宮太后許以爲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夫

原本作臣從鈔本改

也上遽命出之

孫器之云士良

言自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

踐奉表納旌節告敕其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
創後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
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又曰臣父
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
于割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
以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情又迫事不
得已順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諡始文本武
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
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
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
誠瀝懇仰俟帝俞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詔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除屬籍華戎
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卽除靜難軍節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昊

所部之人能歸順者並等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朝安撫司以趙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充武

寧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所居第以益芳林園詔

給其直八月庚辰朔壬或云午武寧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

馬商陳貴契約具在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徙

知隨州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諸衛將軍徙

知內地以其弟代之原案宋史王德用傳云有言德用市馬于府州者上其券乃市于商人言者猶不已又折御廂傳子惟忠知府州既卒以子繼宣嗣州事

寶元中繼宣坐苛虐黜為左監門衛將軍此條不著德用因人言降徙繼宣坐苛虐罷黜端委似傳寫有缺佚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虜寇掠保安

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盧守勲等將兵擊卻之各以功大小

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四資除殿直

癸酉雨水冰已卯昭遠受詔宰猗氏原案昭遠不著姓似上文有缺佚孔道輔卒于澶

州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爲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河東民爲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點兵民情驚擾敕諭以今籍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爲兵發之戍邊有爲此言者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

原案此條十月上脫繫年據宋史慶歷元年十月修河北城池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間先使其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己巳邊吏以聞朝廷爲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伴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

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率衆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女爲郭達夫人亦有明識達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爲多藏以敗名也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分練夫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二作鈔一本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六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

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衛狀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孫

繼五房耳

黃好
徽云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

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留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真宗以其兒賜

內侍省都知楊鈔本
作張景宗為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

軍副都指揮使有軍人繁用其父嘗為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實

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為兄用冀幸恩賞即為表具言

其事于中衢邀茂實以表呈之茂實銜之以用屬開封府以用妄

言杖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布衆庶謹然于是言事者請召用

還察鈔本
作考實詔以嘉慶院為制獄案之以下鈔本有案者言用素病心一時妄
言茂實不上聞擅流配之請案其罪詔

繁用配廣南牢成所連及者皆
釋之三十九字其下另為一條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

病心妄對張茂實陳牒稱鈔本有
張字茂實為皇親案署茂實得狀當奏

擅送本衙取勘臺諫官劾茂實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

宜典兵馬

鈔本此下有茂實先已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衛節度使知諫院張擇

行錄問駁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

鈔本此下有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其父先朝大閱也世傳先朝嘗以宮人賜之生茂實至

是有卒夫對張茂實言其事茂實杖而流之繁用配廣南牢城

所連及者皆釋之茂實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軍節度使知

滁州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于兩府參知政

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

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二字所奏請多從中沮之鈔本無

無之字言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從鈔本無

行錄同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

明鎬督言行錄有諸字將築距闔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

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

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

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百命指揮使將之銜枚自穴

中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曰音行錄軍中有病歎者數人

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緦以引城下之音行

錄下之二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音行錄登城者不能

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鎗刺牛牛卻走踐賊賊遂潰

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音行錄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

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

擒之巒吉死于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言所

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副于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

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力其遠不

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理寺丞僉署保大軍節度

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

東運路北可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土鈔本人告不可鑿衆以

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卽命工鑿石而出

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

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

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出希文所作墓志衆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尙氣節以蔭將作監主簿累遷太

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鈔本有不自執拘之五字言行錄同使自凭闌立輒

上受箠鈔本箠作杖其下有垂畢二字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

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下言行錄作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

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子志

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世衡不從

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寃而陰爲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

龍圖閣直學士李鉉奏雪其罪補

作鈔本起

衛尉寺丞

志云

後知澠池

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白匙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

大振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下令校

手搏

以上七字鈔本作衡令手搏四字昔行錄作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

傾城人隨往觀

作鈔本視之

鈔本有既至而不教五字下無世衡二字昔行錄同

世衡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

搏衆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

此下昔行錄另爲一條初至上有神

三世衡

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

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

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

原本作亦從多昔行錄改

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

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

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

行言

錄作

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

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

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衆云亦出墓志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爲屬吏李戎以擅用官物諸不法事

訐訟以上言行錄作初种世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鈔本爲屬吏句與舊行錄同按驗言行錄有皆字有狀脚延言行錄有路字經

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

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以上四字言行錄作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

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言行錄有也字下句也作矣今日爲公下淚也頴公云〇鈔本另有一條云李戎訟

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止其官奏世衡披荆棘謹守法庸吏耳移環州泣別子古上彥遠書除大興尉

慶歷二言行錄一作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言行錄有知字環州言行

錄有以字屬羌多懷貳原本及鈔本作二從言行錄改心密與元昊通公鈔本無公字言行錄同以世衡

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固言行錄無固字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

之有牛奴訛原本作牛勞額者下同悉從鈔本改言行錄及宋史世衡本傳同素崛強未嘗出見州官聞言行

錄有世衡至乃來郊迎七字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

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

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尙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

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言行錄不疑吾言行錄耶率鈔本作帥部

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羌酋鈔本作胡首慕恩言行錄作胡會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

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恩竊與

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

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生羌歸

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

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郭固云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

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

衆乃知世衡用以爲間也衆云

環原之間屬羌

言行錄有有字

明珠密臧康奴

原本作敏殊密臧康諾從鈔本改言行錄同

三種最大

素號橫猾撫之則

則字從言行錄補

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為原州

患其北有二

原本作三下同從鈔本改言行錄同

川通于夏虜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

歷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

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

晝夜版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

種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

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柩前

言行錄作其柩

者數日青澗環州吏民

言行錄無民字

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古

原本作詰下同悉從鈔本改宋史世衡本傳及言行錄同

診詠諮諤訢

訢字

從言行錄補

記誼

出墓志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為間

言行錄

錄有召字

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

鈔本作考言行錄同

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

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

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寧令之舅野利上以

六字從鈔本補音行錄同鈔本他條野利有作拽利者據宋史當作野利旺榮及剛浪唆原本作剛朗凌下同悉從鈔本改宋史及音行錄同分將

左右廂兵最最字從音用事世衡使嵩為民服齋書與音行錄旺榮曰

嚮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偽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

生曰需者以下至此且遺之棗及畫原本作銀從鈔本改宋史龜旺榮以聞于

元昊以上五字鈔本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音行錄會元昊欲復歸中國

而恥先鈔本作先恥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剛浪唆麾

下以上五字鈔本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書意欲音行錄

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為經略使已奉朝旨

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梁云及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古初抗志不仕慕叔祖放之為人既而人

莫之省皇祐中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虜離間其用事臣

鈔本有野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略使龐籍

掩臣父子之功自取兩府龐公時爲樞密使奏稱嵩入虜境卽被
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爲書遺邊將
元昊妻卽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旣稱臣後二
年旺榮謀因元昊子鈔本元昊子三字作寧令娶婦之夕作亂殺元昊事覺族誅
非因嵩離間而死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
除兩府旣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
書具在皆可攷驗朝廷知古妄言猶以父功特除古天興主簿令

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

此下鈔本多其後朝廷籍其父名權古診語十二字

嘉祐七年拓跋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峰爲副使稱左司
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尙主及乞國子監所印書釋氏經一
藏并譯經僧及幞頭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幞
頭尙主辭以昔嘗賜姓其餘皆託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諒祚
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庖人更乞擇使者

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虜館宗道于西室逆者曰主人
居先禮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
主自來當相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僕居上位
事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
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
國必不敢爾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
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兩國之歡如魚水宗道曰然則天
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十分之七

原案此條上
文有缺佚

于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綺二十萬助
汴張鞏大興狹河之役使西俱闊百五十尺所修自京東抵南京
以東已狹不更修也今歲所修止于開封境

王臨云原案此條原
委未明亦似有脫誤

夏英公爲南京留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美武人也

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委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
何必欺罔小

原本作下
從鈔本改

人潛加杖數乎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爲英

公恥之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爲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鞠之宗
諒聞之悉焚公使歷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職徙知岳州

君
賜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于民但榜民間有宿
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爲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
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
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爲非皆稱其能

君
賜

諫議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孫也父粲崧之庶子崧之遇禍粲
猶在襁褓其母投之牆外由

鈔本無由字有身
雖已出猶五字

是獨得免崧于故相昉

爲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夾道崧在道東謂之東李昉在道西
謂之西李故宗詠猶與宗諤聯名

治
臣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瞻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赫然天下之士皆服爲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復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

楊寘字審賢兩爲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廷皆第一

見自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奏名皆第一人天聖八年及第

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同羣

案宋史職官志

當作牧制置使樞密副使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左司

郎中權知開封府吳奎爲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累官至兩制

性原本作惟從鈔本改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爲樞密副使多病昏忘

醫官自陳勞績求遷吏以文書白抃抃見吏衣紫誤以爲醫官因

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體中不佳君試爲診之聞者傳以爲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密使恐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亮獨留身在後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豈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韓縝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頓足摘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涑水記聞卷十

宋 司 馬 光 撰

文路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

鈔本作序
言行錄同

為

言行錄
有之字

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座客股慄公曰天實寒可

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

言行錄
無宴字

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楊希
元云

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誥詞頗薄其為人其子瑾詣

闕累章訟冤稱瓌挾私怨至詆瓌云祖奸父賊母穢妻濫瓌泊之

孫父方洄嘗以賊抵罪母妻之謗出于錢晦所訟一門萃衆醜一

身備百惡又帥兄弟父母衰經詣待漏院哭訴執政褒贈乃朝廷

恩典瓌不當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

或云四
月庚午

瓌左遷知黃州然瑾竟

亦不敢請諡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黃白術宋氏伺其

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于牕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酒榖或閒談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爲舉人有文行宋氏以爲必貴亢少踈弛宋氏常作妙本藏其衣冠不聽出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詣之既而二子皆登進士第仕至顯官景公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至終身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

舉學究少疋瘠

以上言行錄作范公少留朱姓舉學究且甚疋瘠其下仲淹字皆稱范公

嘗與

言行錄作同

衆客同見諫

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于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

堯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卽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當字從音行錄補用意音行錄有亦字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以下言行錄另爲一條作范公服中上宰相書

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

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
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
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
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奏以爲不可晏殊大懼召仲
淹怒責言行錄作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
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言行錄作獲罪于門下也殊慙無
以應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爲生衣不
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罄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
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
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雁原本作羊從鈔本改聘黃晞晞驚走
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也薦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及
具綠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無存者好謙云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

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原本

作從從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

言行錄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

錄無二兄以爲母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

投其姑姑匿之重燎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以爲母私財至此言行錄作

出血散升其姑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備書

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

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行音

錄有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爲言行錄婚嫁崔勇

慶歷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朝拜太祖太

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安邊大略移刻而罷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

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于國家何害

慶歷四年五月己巳詔特

鈔本無詔特二字

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州兼

涇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戩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以爲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去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于山外築永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聞命滬及著作郎董士濂董其役會樞密院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山外多熟戶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滬士濂令還滬士濂以熟戶旣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滬士濂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滬士濂于德順軍及魚周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戩

議同乃徙洙于慶州滬降二官士濂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有差

慶歷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權要惡之者多上益厭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請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請而罷之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奉表謝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罷知邠州旣而杜丞相富彥國韓稚圭歐陽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

始平云

慶歷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爲參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議罷制科育以爲不可爭論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爲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因言于上以親戚共事爲嫌故度得先之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
正公監西溪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隄于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
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倫
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
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野利王旺榮天都王剛浪唆者浪唆原本作剛浪唆其弟曰天都王者皆元昊妻

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嵬名山鈔本無山字等四人爲謨寧令共掌軍國

之政而剛浪唆勇健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澗城曰始平公

遣土僧王嵩遺剛浪唆書原案遣王嵩事已見前第九卷作遺書旺榮與此互異○鈔本多及銀龜曰經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歸款朝

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欲以聞知於三十五字銀龜曾見前作畫龜畫字是元昊囚嵩而使剛浪唆麾下教練使

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爲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

親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貴于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葛懷敏

戰沒原案前第四卷記葛懷敏禦寇定州事而失載其戰沒此可與參證會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謂適曰元昊

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詔公招懷元昊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爲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益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爲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與汝勝今邊民亦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禮數賞錫抄本必優于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之頃之文貴復以剛浪唆

等遣公書來言和親之意用鄰國抗敵之禮公上之朝廷為還書
草稱剛浪唆等為太尉使公報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稱其臣
已為三公則元昊可降屈耶不若稱其胡中官謨寧令非中國之
所諭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浪唆又以書來欲仍其僭稱公不
復奏即日答之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
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上書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以上六字

從鈔本補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勗至京師朝廷鈔本有遣邵原本及鈔

宋史及東都事略均作邵瓦佐從改良佐張子子字從鈔本爽等復往議定名

號及每歲所賜之物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此下鈔本有朝廷册命為夏國主先是元

昊慶尼生子甚愛之剛浪唆恐其廢立會元昊妻拽利氏子寧令娶剛浪唆女為妻剛浪唆謀於成婚之夕邀元昊至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黨有告之者元昊圖拽利氏盡滅族七十九字

至和三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為名皆宿禁中專
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為變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
公以疾謁告惟路公劉相王伯庸厚案王幾居庸居中且日路公召三帥

問大校平日所爲如何三帥言其謹愿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
變者伯庸捏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原案文彥博請劉沆判狀事已見前五卷按此倍詳惟未及王夔臣之捏膝此不載劉沆語

彥博以呈判乃解則捏膝意未明必合兩條參證始悉端委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
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
泄潞公怒曰天子違豫海內寒心彥博等備位兩府與國同安危
豈得不預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
今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懼日暮皇城諸
門白下鎖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他劍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
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門親事官付
中門戶豈得妄開也

原本作封從鈔本改

府撻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暫守門者天子違豫禁

原案詰取內侍都判等供狀亦見前第五卷而敘述異辭及不嫌覆出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遇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

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後二月癸酉詔擇柴氏族人最長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于河南鄭州境內與應入差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管勾歲時祭享至如知州資序卽與他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襲爵受官承替

原案東部事略及宋史封崇氏後爲崇義公在嘉祐四年四月癸酉此作二月癸酉而未繫年當是傳寫有脫訛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郊祀天地宜止以一帝配佑溫成皇后廟請去扁榜自今不復命兩制祠止令本廟使臣行禮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閩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

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亦人所難也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漸欲盡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內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黃好謙云鈔本作云

黃子謀云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善遇之

為干

為干二字音行錄作時

知韶州者舉制科

音行錄有全亦舉制科五字

知州怒以為玩已

原本

作也從鈔本改音行錄同

按音行錄

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全

全字從音行錄補

希古接坐全坐

違敕停任希古杖臀二十全遂閒居處

音行錄作處下同

州不復仕進希古

更名靖字安道

三字音行錄無

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為范文正訟

冤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為諫官祕書丞茹孝標喪服

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

罪深感鈔本恨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貸鈔本作貨

言行錄同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

言行錄作密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

子飛即以聞詔下處州問問字從言行錄補王全靖陰使人諷全令避去全

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于茶篋中託人餉之所託者怪其重

開視竊銀而致茶于全全大怒及及字從言行錄補詔至州官勸全以上三字原本及鈔

本作勘官同從言行錄改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希古

即靖是也靖竟坐竟坐二字言行錄作遂以左屯衛言行錄無左屯衛三字將軍分司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嘗鞠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為禮吏恨之

乃取靖案裏以緹油置于梁上吏病且死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

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汝謹掌視慎勿失去及茹孝標求其案

人以爲事在十年前必不在孝標訪于吏子竟得之

伯達云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顓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真宗于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祀汾陰歲舉服勤詞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通州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卽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蕪安集流竄以爲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京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爲國體于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若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

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
諫官有言度乘間求進者上以度言諭執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
而應對如是不自爲地真淳厚長者也尋以爲工部侍郎樞密副
使原本作樞密使副
使案上使字衍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
樞密使夏竦言于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于禁中鞠其獄不可滋
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
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
政事時初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爲之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稱呼
非宜改爲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尙書諡文簡度早喪妻
晚年學修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原本作鄂從鈔
本改音行錄同人也至和中湜上
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
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

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拓跋諒祚之母密臧氏本野利旺榮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曩霄初娶野利氏生子寧令將納剛朗凌女爲婦旺榮與剛朗凌謀因成婚之夕邀曩霄至其帳伏兵殺之事泄族誅密臧氏削髮爲尼而生諒祚慶歷八年正月辛未寧令弑曩霄國人討誅之立諒祚

邢佐臣云○鈔本無此條乃有一條作邢佐臣云拓跋諒祚之母本拙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拙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爲尼而生諒祚及寧令殺曩霄國人誅寧令而立諒祚始數歲其母專制國事兄子藏闕母淫亂闕尤引兵入宮誅之其父尤與庸兵馬副使遣使就殺之按元年九月部納皆移作亂殺闕母淫亂闕尤引兵入宮誅之其父尤與庸兵馬副使遣使就殺之按

與原本文異
附注於此

--	--	--	--	--	--	--	--	--	--	--	--

沈
氏
一

六

涑水記聞卷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王罕云儂智高犯廣州罕爲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者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擁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反相殺掠死傷散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復亡爲賊矣請各集兵衛其家罕曰賊者多以莊客何以禦之仍召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令原本作今從鈔本改皆得擅斬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爲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船百艘製旌旗鉦鼓

長驅而下趣廣州蠻兵數千人來逆戰擊却之蠻皆斂兵聚于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于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于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拋村知新州侍其淵在廣州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爲火車順風已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爲賊所滅朝廷亦當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氣亦百倍蠻車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抄本勅留之乃日遞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罕不自言黃固當解城時最輸力已而磨勘若有不足者淵亦得罪淵功亦不錄

罕云王
秘云

慶歷

慶歷二字上鈔本多光化軍宜衆邵興逃叛九字

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等遷官賞討光

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外郎韓綱性苛急失衆士心

去年九月羣盜張海等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綱部分宣毅軍士

三百餘人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高貴者獻蒸葫

鈔本作餅

酒肉

以享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卮而斥賣其餘欲以

其錢市兵器爲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不時得飲食而綱所給餅

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時有監押使在軍中所部軍士不以請給

歷自隨民又請獻錢以資監押之軍士綱曰本軍之士尙無錢給

之何有于監押悉辭不受軍士遂訛傳民獻以資乘城之士而知

軍却之益加怨憤綱又使員僚王德作城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

怒罵曰我不敢斬汝耶因召劊子令每日執劍待命于庭下十月

三日民有入粟得官者駱子中通刺謁綱綱迎語子中不用拜軍

士誤聽以爲子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員僚邵興叱軍

士起曰汝輩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餅入網庭中綱怒命執投餅者得數人械繫于獄明日獄司以節狀追捕其黨邵興懼因糾率其衆盜取庫中兵器作亂欲殺綱綱自宅後踰城逃出乘

鈔本作乘

舟在下

小舟沿漢下數里再宿而後返與官吏皆逃興等遂焚掠居

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趨蜀道李美老不能行于道自經死興獨率其衆與商州巡檢戰殺之員僚趙干及軍百餘人自賊所走還光化軍興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敗興元府兵于饒風嶺殺其將

鈔本將字作縣令者三字

興元府員僚趙明以衆降興興聞洋

州有虎翼兵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方將虎翼兵追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于潯水斬興及其黨五十餘人生擒趙明餘黨皆潰州縣逐捕盡誅之陳曙等皆以功遷綱坐棄城除名英州編管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

慶歷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爲苛刻

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石待舉以為安坐冗食白轉
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都監以監押鈔本作都主章貴為

主閉城拒命詔真定府副都部署李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

楊懷敏知定州皇城使賀州刺史王果原本誤作果從鈔本改案宋史李昭亮傳同等討之

丙辰樞密奏保州城下諸將未有統一詔富弼乘驛詣城下授之

節制以便宜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侍禁郭達以詔書入城

招諭亂兵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庚申河北都轉運使

按察使工部郎中知汝州原本案此下有闕文皆坐減雲翼食及不覺察亂兵

也郭達加閣門祇候達兄遵以勇力聞從劉平與夏虜戰死五龍

水原本案保州兵作亂事見前第四卷作田況齋詔諭降與此所記不同

周革曰景德中中國作鈔本誓書以授虜虜原本二處字作契丹其使者五字從鈔本改繼

之以四言曰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歷中歲

增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書不獲又求寧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于是韓稚圭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文書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畢成千餘卷得杜衍祁公手錄誓書一本于廢書其正本不復見

慶歷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書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薊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

鈔本有從與處三字

約曰能

爲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物契丹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頤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當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于公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慶歷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欲

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隳損應增置者甚衆合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其間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麻穰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于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功何啻百萬更須採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比積石儀州黃石河路只省得兩程況劉滬昨已殺降永平路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隴州城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各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爲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況今近裏要害城堡尙多闕漏豈暇于孤僻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

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逐地未了堡寨其永洛
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來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
以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
卽知修永洛城鈔本有卽今二字便與未便詔如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
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戩主其事
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
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
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
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
滬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旣集官物無所以
付恐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
往斬之青囚之以聞于是城中蕃漢之民皆逃潰生戶及亡命等
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

多避形逃迹或致賞罰間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永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劉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鄭戩等奏二城修之于邊計甚便況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永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損于邊亦無所益一也緣邊禁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尙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思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敝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思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

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逐城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永洛只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永洛却近一程今來永洛勞費如此又多疎虞比于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人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援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馬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隴川入秦州由故關

關字鈔本作路關二字

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里則爲麻穰寨自清水又

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是爲孤絕其東路隔限永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視之以爲籬帳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穰寨扼斷故關及永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言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爲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察官員求充弓箭以上三字鈔本手背作先刺二字後有空閒地土強人爲之標占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只落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原注一作私逃入內地事過之後却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囑于新城內射地土居住取便于蕃部交易昨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于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

渭水卷十一
六
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
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
來葛懷敏救定川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患見添置
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八也議者修永洛城不惟
通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有蹉鶻谷者達谷必利城臆家城裊城古
渭州龕谷洮河蘭州疊巖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
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爲草賊素
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
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爲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
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
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不合動移十也凡邊上臣
僚圖實效者特在于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
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

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費知微作都大
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獎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
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復修永洛城則隴
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
豈肯更慮國家向後作鈔本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
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滬憑恃
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
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
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
氣加誣則邊上帥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
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
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
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

西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勵逐路帥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却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論列邊事時與究其利害略去嫌疑處置不差事乃經久

靜江軍留後劉平爲鄜延邠寧環慶路副部署屯慶州康定元年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自保安軍土門路入寇移正牒使平將兵趨土門救應十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趨土門有番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寨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保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騎兵先發令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許止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保

原本作深
從鈔本改

安軍北碎金路

鈔本
作谷

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尙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鋪乃遇兵及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會凡五將騎合近萬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于水東爲偃月陣官軍亦于水西作偃月陣相向賊稍遣兵涉水爲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旣而官軍並進擊却之奪其傍牌殺獲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斫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言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官軍却二三十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鞚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卻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又請遣兵一二人還訪其父德

和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劍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許賊夜使人至寨傍問曰寨內有主將否乎平鈔本無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詐為漢卒傳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話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人臨陣叫作鈔本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為降汝欲和者當為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西山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夾陣分為二平與元孫皆為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韻敦負留後印及宣敕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韻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

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被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
十五日至鄆州二十六日虞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
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
道中聞散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言于德和曰
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至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
勿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
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
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
言于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繼至者皆言平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
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爲賊所虜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
和間問之亦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
喜命所親吏辛睿作呂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己意相傳會睿
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于其

中德和卽以密等狀爲狀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爲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爲大將而爲賊所擒可醜因紿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旣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乘馬卽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剽剝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已抄本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與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爲書遺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

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裝爲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衣裳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鄜州聽朝廷旨尋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于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鈐轄盧守勲及薛文仲云有中貴人至者當力爲營護之死生不敢忘守勲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知誠卽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旣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使王汾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邴皆爲賊繫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頭作鈔本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縛我與賊去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

理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日

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于河中府腰斬梟其首于延州城下王

信杖殺原案劉平戰沒事見前第四卷而所記未詳此可與參證

趙元昊娶于野利氏鈔本有立以生子鈔本有寧當為嗣以野利氏兄

弟鈔本有旺為謨寧令旺榮鈔本無旺號野利王剛浪峻鈔本有為號天

都王分典左右廂兵貴寵用事知青澗城事种世衡欲離間其君

臣遣僧王嵩齋銀龜案銀龜當及書遺旺榮鈔本旺榮曰汝曷欲歸附

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乃為此兒戲乎囚嵩

于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

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恥先發慶

歷三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君之意欲與我通和

耶即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

士龐籍為郵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寇涇原止之于邊不使前

朝廷以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驟勝方驕若
中國自遣人說之彼亦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狀文
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舉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
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于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
于戰鬪吾民習于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耶吾
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于款誠名體俱正當
相爲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

原案此與前第十卷所記大略相同而
文辭或繁或簡各有體裁自不嫌其複

因贈

遣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
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
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
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
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
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

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
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當爲導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
伊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南面邦國令鈔本有元曩霄鈔本有或云

率二字

曩霄

那霄四字

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上表稱
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事君也使得至京師
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至
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自得之物當力加
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
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原本及鈔本均黎作編與從勛俱至其國
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
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綵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
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册命元昊爲國主更名曩霄原案白因贈遺遣歸

記亦繁簡互異○鈔本更名曩霄下有趙元昊晚年鑿一尼拔利氏寵浸衰剛派峻鬼名皆怨
之寧令納剛派峻女爲婦剛派峻兄弟謀因成婚邀元昊於帳中伏兵弑之事准剛派峻兄弟

皆族誅寧令懼不自安慶曆八年正月辛未寧令
弒元昊國人誅討之立其少子諱祚凡九十字

种世衡卒龐籍爲樞密副使世衡子古上諫官錢彥遠書稱吾父
離間剛浪唆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稱臣請服今龐以
吾父功爲兩府而吾父無所裒賞彥遠爲上言之籍取前後邊奏
辯于上前曰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浪唆等方用事文書皆其兄
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之離間也臣向與
韓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兩府琦與仲淹先爲之非攘世
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猶以世衡有功之故除古天興尉丞鈔本無
丞字闕

空一 卽日勒之官

原案种古上書事已見前第九卷而書
詞及亂籍奏辯各有不同故當兩存

夏國酋長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夷山先降爲
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
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山不知也旣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
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

聲曰汝爲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是也
姊曰名山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君鈔本作世衡金孟名山曰
金孟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
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纔四千餘人朝廷卽除名山諸司使

郭帥云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爲樞密使
以爲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
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
受可卻以聞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
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
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
鬼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爲鄜延經略使以爲不可韓公使
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

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

健刺手

作抄本

給糧以爲戰兵得二千餘人

郭帥云

文公以取綏州爲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于夏國遣祠部郎中韓

縝與夏國之臣薛老峰議于境老峰曰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

寨基縝曰其土田

抄本田字作四旁二字

如何老峰曰安有遣人衣而留領袖

乎縝信之入奏樞密院劄子下卿延令追綏德戍人遷其芻糧不

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達以爲夏虜心欺給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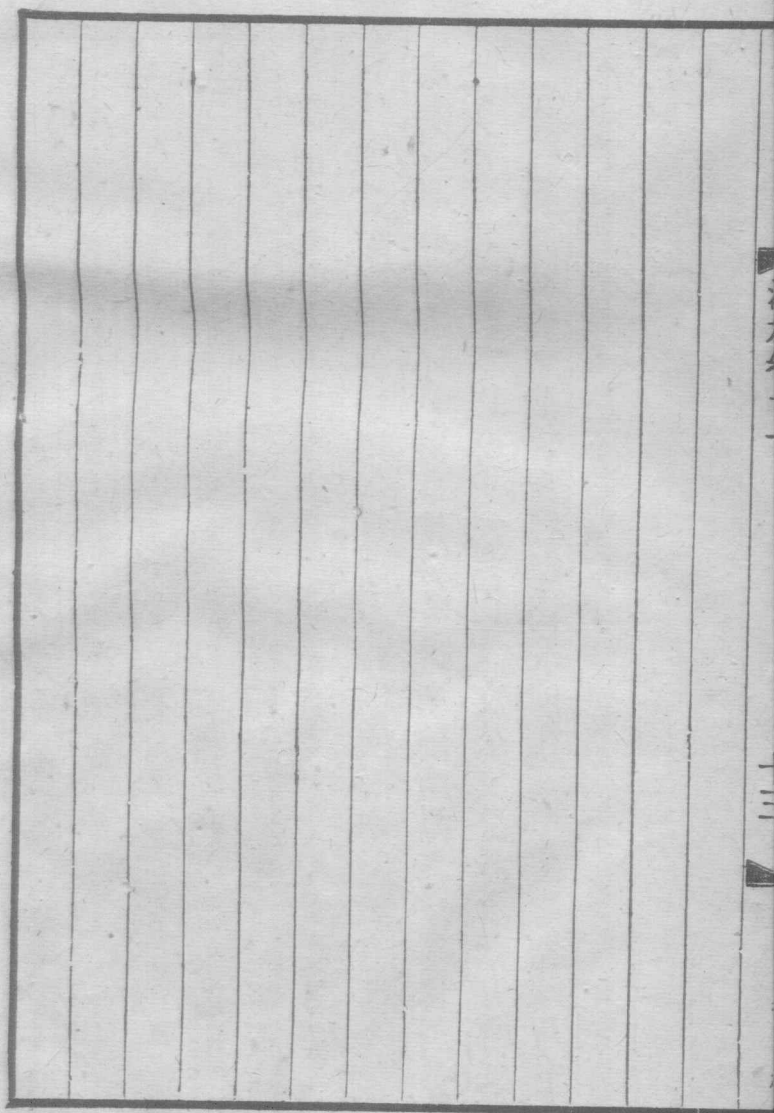
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寨基其四旁

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奏前劄卿延

更不施行時趙高掌機宜于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達乃出

示之高驚曰此他人所不敢爲也

郭帥云



涑水記聞卷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范帥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寨
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士
彬不從康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所部皆潰作降本其子力戰而死

彬遂為所擒云郭帥

金明既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并移

抄本并安遠救作抄本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政曰

可守則守不可守亦救作抄本兵民以歸延政守半歲救兵不至遂

率眾棄城歸虜據險邀之寨作抄本眾皆沒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

以賜之云郭帥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

金明鈔本金明二字闕空縣都監新作鈔本寨解家河盧作鈔本關路巡檢李士彬

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鈔本有咬引到宥州本鈔

有未藏風團練侍者密作鈔本臧福羅以趙元昊所給鈔本有宥州山遇令

弟吃也相告身三道作鈔本來云山禺令公鈔本禺作遇下先在元昊處為

樞密鈔本有兄弟室家皆居細項與風已為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

山禺八月二十五日山禺鈔本有妹夫易禺遇乞令自河外與侍者二人

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作鈔本二十八日山禺使其無鈔本

其二字作還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鈔本有二十九日山遇侍者

九月一日鈔本有山遇與風已坐告密臧福羅以上四字以事狀哭鈔本有山

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聞之以告大王大

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為我齎此告身三道赴金

明導引告延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鈔本有今

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

細項

七字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

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

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至河

上悉發戶口歸朝廷也密臧鈔本無也密臧三字有此羅羅既得告身臧已透至長城嶺南而還十七字福羅至

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為元昊所誅已具

奏聞今山禺云欲歸朝廷本司商量鈔本有已錄白下告身六字令李鈔本無李字士彬還

其鈔本作復以告身鈔本有付羅羅自從其所告八字諭鈔本有羅羅二字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

降款遣之鈔本作已遣還臣等仍恐虜為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

又奏六日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詞知山禺鈔本有相公屈

已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十六字等于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

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禺及弟二防禦鈔本無二字作

弟防三防禦等鈔本無等字有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十二字將麾下十五騎至鈔本無至字皆

被甲執兵告指揮使鈔本無告指揮使四字有抵羅家十字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

令保安軍詰問山禺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

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飭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誦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卽于界首密行托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禺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訶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準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等被棧橋寨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鈔本有體通到三字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後橋寨先令番官奉職巡檢李明領番部圍寨繼隆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又分孽兵甲令柔遠寨主侍禁閣門祗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寨監押奉職張鈔本無張字闕空立左侍禁閣門

祇候北路都巡檢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

又令淮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禁

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鈔本有却吳家外藏土金利遇家等十一字下

諸字 諸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案宋史職官志應作供 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

全政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員兵士及番官使喚得力或斫

倒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一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驗

今來北賊往來沿邊作禍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補名目所貴

激賞邊臣及各軍吏効命奉聖旨高繼隆張崇俊于見今使額上

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各轉官有差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州大首領原本無大字從鈔本補宋史作邈川大首領

唃廝羅原案斯羅東都事略作斯羅○原本作唃遣使鈔本有李波未嘉瓦等六字入貢方物四

月辛酉朔癸亥樞密院奏唃廝羅前妻鈔本有為尼已有二子鈔本有

今再娶鈔本今字在喬氏女為妻詔唃廝羅前妻賜

慶祥唃廝羅八字案今再娶鈔本今字在喬氏女

為妻詔唃廝羅前妻賜

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邑號二子鈔本二子二字作曙巖磨巖並除團練使

寶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監李士彬捕得元昊偽署環州刺史劉乞

移原案字書不著移字此與後康定元年秋懷神樹移地名並見送京師斬于都市以元昊令鈔本有乞移二字入延

州界誘保塞番官故也

康定元年二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

侍禁閣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云

欲鬪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與賊

格鬪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卻頃之遵又橫大鋼刀率百餘人進陷

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為賊所害

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

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

官丙子黑風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

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原案劉平郭遵石元孫禦寇事已見前第四卷第十一卷而所記始末與此詳略各異互體乃備

四月戊子都轉運司奏請令準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手力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于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訥爲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分分字鈔從本補量戶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輸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邈州首領喚厮羅之子上以九字鈔磨攏原本作摩攏從鈔本改下同自請奮擊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

從之八月辛丑詔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州以東勾當公事渙知晉州自請使外國故也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

皆以二十五人為團團置押官一員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一人

五都為一營鈔本無營字指揮使一人教習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

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鈔本有及骨咩等族五字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

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之鈔本之字骨咩族三字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

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

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

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

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

遠寨十九日犒諭柔遠諸番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

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移來路原案此神樹移之移與前案元二年九月條劉乞移之移

不著字書而宋史夏國傳亦有移移等率屬來降之文則移字自非傳寫之誤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

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

政攻其南

鈔本有
避等四字

族帳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鬪敵福以大

軍駐于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番官等于福馬前而

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部令即時攻城卯時克

之悉焚其僞署李太尉衙署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

內禾稼聚積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

獲二百五十有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

記六面僞宣敕告身及番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

范全及番官巡檢趙明爲殿而還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逼州城攻擊

四日夜乃退尋令鄉兵趙素等探候西賊尙在後河州

鈔本
作川

赤土

嶺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虛作退

勢誘引大兵追逐別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輟令人探候及申并

代部署司乞救應次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

馬司準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圍西城二十八日
至九月九日午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帶下寨
去州約十五里其夜當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兼千白政等偷
路往州東探候建寧寨已爲西賊所破賊于周迴下七寨殺虜寨
主監押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務軍營民居敵樓戰棚皆盡其
賊亦不輟下屈野河來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
百姓李珣飛騎長夜鈔本有至要二字偷路去急乞軍馬司星夜進城發兵
救應河東路轉運使文彥博奏昨西賊圍豐州及寧遠寨其并代
州都部署通判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東染院使昭州刺史康
德輿只在府州閉壘自守並無出兵救援之意以致八月七日寧
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通二十
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隨軍十日糧草計人糧馬料九千石草五
萬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軍臣尋急令保德火山岢嵐軍人戶各

備脚乘于府州請搬上件隨軍其王元康德輿只于府州城外五
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糧草經三日復將所部兵馬入城亦不先告
人戶令知其人戶等見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皆倉皇奔竄入
城棄所搬糧草脚乘並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戶搬所餘糧草于倉
場回納竊緣人戶請搬糧草雇脚乘所費至重臣取得人戶雇脚
契帖每搬隨軍草一束糧一斗不以遠近日數計錢一貫文鈔本多
省字
如此費耗若一兩次何以任之鈔本
作持若或出軍擊賊遠救城寨須
要糧草先行雖有重費不可辭勞其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
方領軍馬出城又不前去追襲卻只在府州城外五七里劄寨令
人戶運糧元輩何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捍邊全藉良將若王元
康德輿驚下之材如此舉動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
懦夫別擇武臣付以邊事詔昨以西賊圍閉麟州府專差王元及
并代州鈐轄供備庫使楊懷志往彼策應自部領軍馬到府州並

不出兵廣作聲援救應致陷沒豐州及寧遠寨其康德輿係專管
勾麟府路軍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敕命王元
降右衛將軍陵州團練使楊懷志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輿落遙郡
軍令逐路都部署司遍行戒飭仍令王元康德輿分析上件因依
聞奏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
父子遂攻安遠寨門永平三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斫壞兩重門監
押侍禁邵元吉遣下軍士斫追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
去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
出東西城之後乃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賊
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鈐轄盧守勲
本抄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栲栳寨主殿直
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

皆死于賊邵元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公夏虜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于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或鈔本或字作而多二字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

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爲致祭
眞旣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帷寨聞虜至
索馬左右以弱馬進虜遂鞚馬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
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訶虜皆
爲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卒于虜
中

康定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閣門祇候桑懌有勇
略今在嶺南請召于西邊任使詔遷內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
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慶歷元年

鈔本無四字

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

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劉肅及諸寨
與戰斬獲頗衆于是環慶路部署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
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

三萬餘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傳掌督芻糧亦在軍州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貪虜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擇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與武英王珪趙律李簡李禹亨劉肅耿傳鈔本無與武王趙李李劉耿八字皆死于賊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餘口熟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

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嗑懷亮墜馬援福馬鞅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鬪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爲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王立字誠之維州北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化軍判官天

聖四年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多所過煩擾爲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訶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爲戶部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滿歸卒

慶歷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是時

鈔本作至是

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藁積備火箭射賊有謀者潛入

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謀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曰須幾人從行吉曰

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處請禿髮衣胡服挾弓矢齋糧餉爲胡人夜
縋而出遇虜問則爲胡語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
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
詔除吉奉職本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猝遇虜數萬騎中貴人
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
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
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
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
副使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
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鈔本有兒
爲二字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尙何以
求爲頃之文宣擊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
戰所發不過一矢卽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

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猝無以拒吾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入其陣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慶歷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溫台府作鈔本巡檢軍士

鄂陵殺巡檢使寇掠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歸梟首廣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劍州酒稅初內臣溫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挈康定元年鄂陵等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平焉

慶歷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蠻鄧和尚等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陽監先是宜州奏本管環州蠻賊歐希範僭稱桂王歐正辭僭稱桂州牧原案宋朝事實作歐希範推歐正辭爲桂王與此有異攻環州殺官吏詔以虞部

員外杜杞爲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委以便宜經略

慶歷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奏知瀘州侍禁閣門祇候李康伯

令教練使史受招諭清井叛蠻酋長鈔本有誤出降乞旌賞及補授

殿侍充涪州監一路巡檢李康伯與提點刑獄鈔本此條上另有一條云慶曆四年四月丁巳粹覽

踏鈴轄司奏瀘州清井監蠻攻三江寨詔秦鳳路兵千人擊之

邈州首領喚厮羅有三子曰磨氈瞎氈董氈董氈原本磨作摩氈皆作獸下同尤桀

黠殺二兄而并其衆喚厮羅老國事皆委之董氈秦鳳經略使張

方平使人誘董氈入貢許奏為防禦使董氈遣使入貢會知雜御

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啓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

丹以女妻董氈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之戰屢為所敗嘉祐

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尙公主鄜延經略司奏之朝廷令鄜延勿納

其使會諒祚舉兵擊董氈屯于古渭州之側古渭州熟戶諸酋長

皆懼以為諒祚且來併吞諸族皆詣方平訴求救方平懼飾樓櫓

為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以自救樞密張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于永

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關
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狀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
張昇言于上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鈔本有欲字入寇前後甚衆皆無
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
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詐尋復爲
董氈所敗築堡于古渭州之側而還

薛向云

涑水記聞卷十二

涑水記聞卷十三

宋 司 馬 光 撰

皇祐中儂智高自邕州乘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柵墮
敝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道謂
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
爲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
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于草間而去師道在城
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爲死訣尙寄聲何爲
引弓作妙本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理閉門守城賊攻陷
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已悉焚其官
府民舍殘滅之進至于封州太子中含知封州曹覲微服懷州印
匿于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我我以爾爲龍圖閣

學士觀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為何物乃欲汚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觀諫議大夫師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

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

康衛云○鈔本編管下有前廣州通判五字案當作小字在康衛云三字之上

儂智高世為廣源州酋長後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有金坑交趾賦斂無厭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為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為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為補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來恐疆場生事卻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為盜先是禮賓使开贊坐事出為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贊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為智高所擒恐智高殺之鈔本有乃字紿言我來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誤相與鬪遂至于此因諭以禍福智高喜以為然遣其黨數十人隨贊至邕

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贊妄入其境

取敗爲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爲國生事罷

鈔本
作罪

之黜爲

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卻還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

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

高所因爲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爲謀主是時武臣陳珙

知邕州智高陰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所

部之人及老弱盡室

鈔本
作空

沿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

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爲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

吏皆殺之司戶參軍孔宗旦罵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

啟歷沿江東下橫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

不二旬至廣州知廣州

鈔本無
上三字

仲簡性愚且狠賊未至時僚佐請爲

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

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蜺殼不可築城前知州魏瓘以

壁爲之其中甚隘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況聚金寶于城中耶城外入皆號哭金寶悉爲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村無賴少年乘賊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此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于是鄰村亦不能侵暴鄰村一境獨安罕卽遍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斬爲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旣入城鈐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爲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留之軻乃詆廣州間原本作間從鈔本改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鈔本軻作汝強二字而責罕罕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辰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
直史館楊旼繼業之族人也嘗爲湖南提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
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旼爲廣南西路體量
安撫使旼儒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
制廣南東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克廣南
東路鈐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以上四字鈔本
作遇賊二字于
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舉措如狂人軍于太平場初
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悉擊殺之丙辰又敗官軍于龍岫洞丁巳
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爲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
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鈔本多四
路二字西路鈐轄王正倫敗
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賊庚午以青爲
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
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

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云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制勝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鈔本有復字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將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則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廊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之事委之使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以是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靖引兵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于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

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攻智高狄青奏官軍
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番落廣
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時饋
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
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元帥如寮窠無所嚴憚每議事
各執所見喧爭不已鈔本無不
已二字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于幕
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
慄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也青曰舍人
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人或說儂智
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使其兵疲食盡擊
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
直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于歸仁鋪青使
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

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
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長槍之後斷蠻兵爲二旋而擊之
槍立爲束蠻軍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
城官軍追之營城下營中夜驚呼蠻聞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
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
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原本作義從鈔本改之堅不能平今日
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
南太祖謂之曰朕欲用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尙多卿爲使相安肯
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
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
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謂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
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于衆人也臣所言非
徒便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

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迺

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

旣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于中五月乙巳竟以

青爲樞密使先時所司奏余

鈔本
鑑本安道

原案
靖字安道

募人能獲智高者

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鑑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一一問之

以元卿策爲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

知其一族請往以逆順諭之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

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牛鹽等物往

說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鋪紋綵裝飾譜牒如告身狀

慰勞燕犒厚賜遣之于是轉相說與稍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于

特磨寨及敗攜其母弟妻子往居之聞諸族俱叛惶懼留其母及

弟智光子繼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

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

鈔本有走過
石鑑鑑五字

安道使

元卿等十人發諸族陳充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押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干賞耳于是安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虛實詔許之緣道皆不執糜供待甚嚴至京師館于故府司朝夕給飲膳惟所欲如養驕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則國醫臨視後數月智光發狂毆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

原案伯庸王堯臣字

智高母致病不

誅無以懲蠻夷又徒費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羣臣不敢言智高母年高六十餘隆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年十四智高長子智高僭立爲太子繼明八歲安道以獲智高母召其所親黃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幕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鑑除齋郎其餘皆除齋郎殿侍以元卿鑑曉蠻語皆留侍儂母元卿等憤嘆曰

昔我初獲智高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留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此嫗一嚮食之豈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養親作母本執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逼殺此嫗設有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數見執政涕泣求歸不許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尙未之信殊不設備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斬及賊至簡閉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爲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爲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亟還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免提點刑獄鮑軻止于南雄城詞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罕奏章稀少黜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爲勤職欲以爲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蔣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儂智高至黃富場蠻人誦知官軍飢
疲夜以酒設寨飲之卽帳中斬偕首因縱擊其衆大破之梟偕及
偏裨首于戰場而去

李章
云

儂智高圍廣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水戰常懼海
賊來抄其寶貨東莞縣主簿兼令黃固素爲吏民所愛信偵知賊
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千人船百餘艘沿流而下夜趨廣州
城鼓譟而進賊大驚卽時遁去廣州命固率所募

原本作募
從鈔本改

之衆泝

流追之而賊棄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悅固乃
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載鹽鯨于上流販賣及縣中官錢有出入
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賊罪固竟坐停仕既而上官數爲辯

雪治平中乃得廣州幕職

蔡子
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多爲賊所
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祕書監余靖受朝命

討賊鑑以書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賜必不附智高彙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據邕州財力富強必誘脅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兵其爲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強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可入智高遣守陵書曰吾彙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以復還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忠蔣偕輩皆望風授首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當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候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

金珠遺守陵守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乘州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爲無事隨之以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勗本居廣源州弟存祿爲武勒州刺史存勗襲殺存祿而奪其地

有又以女嫁廣源州刺史因奪其地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婿而奪其地二十七字

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爲虜矣不可不爲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疎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爲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爲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蠻酋儂夏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于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

絃水鑑幾爲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于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爲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爲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程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

之以前進

原案原本此下連接知邕州蕭注曰二百十三字爲一條據文義絕不相屬今分爲二

知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于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旣得罪于交趾中國又不我納無所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村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使爲

內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邕州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

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淵遇之諭

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奴隸負擔歸其巢穴朝廷欲誅汝曹

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

復還登城罕乃作鈔本寢于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驚公

隨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與罕率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處

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

使射之賊急走出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反作鈔本之事熙

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為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

安壯范堯夫以為陰德之報云堯夫

熙寧中朝廷遣沈原本作劉鈔本作沈其下衍劉字案沈起代蕭注守桂見宋史起本傳從改起劉彝相繼知桂州

以圖交趾起彝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為保甲給陣圖使依此教戰

諸洞騷然使人執交趾圖以

以字無

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嶺南進

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遣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有先聲奪人之心不若先舉兵入寇百祥請爲內應于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廉雍三州百祥未得間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逵逵檄廣西轉運使按

鞠百祥逃去自縊而死

郭帥

交趾賊熙寧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等過崑崙關赴援兵少輕進三千餘人悉爲蠻衆所

掩殺傷殆盡劉執中與廣西提刑遁回後更無援兵王師自京師
數千里赴援孤城抗賊晝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盡
城遂潰破蘇緘猶誓士卒殊死戰兵民死者十萬餘口擄婦女小
弱者七八萬口二十二日賊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
師前軍三將已達桂林一將暫戍長沙中軍且夕過府亦長沙置
局後軍三將分屯荆鼎澧三郡一將襄州

原案今王師前軍三將句至此句四十三字與上下文不相屬當是

簡湖北饑米斗計百五十鈔餒死者無數

初榜下交趾管内州峒官吏軍民等云已差吏部原本脫部字員外

郎天章閣待制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

廣西南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內侍押班李憲充副使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領應鈔本興師水

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咨爾

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拔身助順爵

賞賜予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穉罪非己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時交趾爲露布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于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訴于廣州亦不服我故率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峒兵明言又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故介甫自作此榜以報覆之

王正甫云

提點刑獄楊旼自將擊破叛蠻癸酉詔特支荆湖擊蠻諸軍錢有差仍命中使齎詔察視具功狀以聞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卻之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邀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

罕命引歸廳事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亦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爲妾盡據之嫗屢訴于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

能察寃

李南公云

舊制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報平安傳數人口訛謬皆不可曉常苦之皇祐中王罕爲監門始置平安歷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于歷傳入院中試官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于歷罕遣吏呼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彌封謄錄巡捕共一歷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後遵以爲法

見自

熙寧中王紹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

元豐五年韓持國知穎昌府官滿有旨許令持國

鈔本無持國二字

再仕中

書舍人曾鞏草誥詞稱其純明直亮既進呈上覽

鈔本無覽字

批其後曰

按維天資忿戾素無事國之意朋姦罔上老不革心朕以東宮之

舊姑委使

鈔本作便

郡非所望于承流宣化者也而

鈔本有曾鞏二字其下令曾鞏三字無

草

詞乖僻可令曾鞏贖銅十斤別草詞以進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對曰臣等

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亦幸直時無李輔國王

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勤耳上憮然有間而美

鈔本

之仁宗宦官雖有蒙寵信任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由

是不能弄權

涑水記聞卷十三

涑水記聞卷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于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爲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爲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旣而蠻酋羣訴于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挺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纔丈餘靜州等羣蠻數

百奄至其處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率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爲柵木所殺蠻兵乃退旣而四月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衆猶遊繞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綿州皆爲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清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清死而士卒死殺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而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旣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旣而鈐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慶奏乞朝廷遣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院樞密劄子皆云奉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

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擄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奏云事畢始蔡帥兵恐監司不肯應給軍需作鈔本須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

凡軍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遠若事

大小一

鈔本疊一字

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關鈐轄司知

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一已出蔡不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關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資政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田肥美靜州等蠻時引生羌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爲和誓者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

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于誓場酋家皆集人人引于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瘞之掘地爲坎及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曰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氈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

剽掠不絕

狄錄范百常云

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勾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奏汝班行不辦有劍加汝

先是种諤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

常平倉趙成管勾隨軍運

作鈔本
作錄本

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

人口傳指揮轉運使楊思

作鈔本
作恩本

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

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于紙

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

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

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糗糧

作鈔本
作糗本

及种

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

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索胡人所窖穀糜發之得千餘石庚

午至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時朝旨禁

入賊禁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

將皆言于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所

獲纔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于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可藉

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

級降者十餘人獲牛馬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得馬
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內將官張口口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千餘
人發糜窖遇虜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丙子至牛心亭食
盡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機宜景義得其糧遂引兵趨保安
軍順寧寨己卯王中正軍于歸孃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于
順寧軍夫凍餒僵仆于道路未死衆已剮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
得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三作二萬人夫逃歸者
大半死者近三千餘人隨軍入寨者萬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
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

初上令王中正种諤皆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
而行無嚮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虜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
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尙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
鳴及食盡士卒怨憤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歸中正頗

聞之乃于衆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金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于順寧寨境上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命械繫公岳等于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只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陰備八日糧

糧

妙本
作糧

今出寨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命脫械出

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謂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原案謂公岳句意
義未明疑有脫誤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有六萬餘人餘皆令待命于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踵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隰州趨延州餉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高領江東轉運使奏

冬氣已深水凜

作鈔本

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王中正既還延州分

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千爲羣擅自潰歸朝

鈔本有延字

命

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土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靈州失利

詔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召河東分兵屯石州趙

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萬歲宗本父子

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亦不肯發從丕曉諭數日

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卒不

問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第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討之乞第

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寶出兵久雨四十餘

日出寨纔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

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發瀘州至此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

詔擅引兵還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

兵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
四百餘里卽是深蒨七蕭切竹茂也皆高阪險絕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
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戰于蒨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
兵踵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第逆戰又敗乃率其衆竄匿五
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惟茅屋數十間分兵搜捕山蒨皆無所
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盡饋運不繼先是有實
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若至
歸來討捕乞第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兵皆土丁
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廩給諸州民夫負糧者旣輸糧官不復
給食以是多餒死不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送
資裝者不預焉軍士屯瀘州歲餘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約
緡錢百餘萬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早

海皇城使涇原副使總管劉昌祚出葫蘆鈔本作胡蘆河共趨鈔本作趨靈州

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

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

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卽上賀

表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

爲城朝夕可下使鈔本昌祚軍于閒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

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

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解之昌祚憂患

鈔本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

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

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敗何謂降也

徐禧在廊延乘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鈔本有羸虜左縈右拂直

前斬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

陣未出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耶由是取敗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于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爲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軍乏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于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州加知縣以督之不能進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梃欲鬪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寨凍餒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無鬪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巽辭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卽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爲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

好言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
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邊事屬二內臣可乎
內臣亦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禹
玉發慚六月詔罷涇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
舜舉與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
舜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
始修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抄本山南臨無
定河三面皆絕崖地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
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候官
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洛卽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數
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上賜禧
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
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萬餘人

于永洛括偕鈔本無禧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

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

禧命鄜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

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至食時未絕裨將高永

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

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今衆心已搖不可

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

耶俄而虜鳴笛于陣虜騎爭渡原本作湧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

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

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

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道鈔本作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

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水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

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帥衆突

圍南走猶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永洛既失守夏國以書繫矢射于環慶境上經略使盧秉棄之虜乃更遣所得俘囚齎書移牒以遺秉秉不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

月八日夏國西南都統昂星

二字原本無據宋史增鈔本作昂星

嵬名濟迺謹裁書致

于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而久向英風應慎撫綏以副傾注昨于兵役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贄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必動止猷爲不失其正苟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爲夷狄之羞哉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

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
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
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窮討之策既
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
天事人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邊于闐作我歡
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
得休息哉卽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
有志于天下也況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
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
祖宗之盟旣阻君臣之分不交豈不惜哉至于魯國之憂不在顛
輿隋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
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
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原案宋史夏國傳
涇原總管劉昌幹

上其書神宗喻答之與此
作經略使處乘以聞有異

孔鵬

于兒切

魯山處士改之弟也爲順陽令有虎來至城南鵬令吏

卒往逐之鵬最居其前虎據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槍偃仆虎來搏

鵬有小吏執硯趨

作鈔本

當其前虎銜以去鵬取獵戶毒矢挺身逐

之左右諫不可鵬曰彼代我死吾

作鈔本

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

餘里竟射中虎奪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王輔之爲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處

作鈔本

州到官

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插筆有風空囹無日或解之

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泛海

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屬意怨望有旨復令分司

趙閱道抃熙寧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

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

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

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張濟云

趙閱道爲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

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諭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范景仁云

曾布爲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詔命使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問字望之或問劉貢甫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之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

曹州

公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知樞密府三人屢于上前爭論

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顧問之晦叔方爲之開析可否語簡而當

上嘗作鈔本納之三人亦不能違已作鈔本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

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也同僚或爲辨之云伯淳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對曰然

上戶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今索

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更矣云伯淳

晦叔與師正並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

議事頗相左閣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瀘戎蠻拔數柵斬首

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瀘戎本無事今優賞

存寶後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書言是也乃除

四方館使云伯淳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三人相保

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二

原本作一從鈔本改案
宋史王安石傳作二

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貸

作鈔本

不能償積息

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
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
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

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愜

楊作
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以指
捏之乙真甲僞也詰

作鈔本

語本

之果服蓋方有樺柳以葉塗膚則青赤

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梧傷者水洗不落南
公曰毆傷者血聚而硬悶僞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
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
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
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督

作鈔本

差本

南公悉召其村

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

則汝曹均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力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張燈太皇太后以齒疾不能食不出觀故上于閏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張燈露臺妓樂俱入太皇太后疾尙

未平酒數行而起

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卽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

岐王夫人馮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于王屏居後閣者數年元豐

二年春岐王宮遣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王二嬖人共譖之曰火殆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客鞠其事二婢不勝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太后曰新婦所爲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爲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使宮官鄭穆問鞠于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宮官馮誥錄問上乃以其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乃曰縱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爲尼太后曰聞汝詛罵岐王有諸對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使送夫人于瑤華宮不披戴舊俸月

錢五十緡更增倍之厚加資送日候王意解當復迎之

君服

澠水記聞卷十四

涑水記聞卷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資及三千緡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爲樞密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欲厭衆議折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爲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正議大夫知潁州諫官又言其罷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

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唱

宰相言行錄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

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稍言行

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

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

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

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

嘗欲往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于橋側市人喜公

之出隨觀之于是安上門市爲之空其得民言行錄民字心也如此

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

相弔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嗚乎苟非事君盡忠

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內而見于外能如是乎

初選人李公義陳言請爲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龍爪

形沈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宮官黃懷信以爲鐵爪只列干木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安撫司命金提司管勾官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淵濬川鐵耙龍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變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卽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其指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子淵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濬各置歷書其課曰某日以埽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耙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皆妄撰不可攷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于大名河曲開直河既成子淵屬昉稱直河淺牒濬川司使用耙濬之庶幾附以爲功昉從之既而奏上狀昉子淵及督役指使各遷一

官先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提之內熙寧八年子淵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埽中大名府云今歲七分八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司耙疏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適萬頃子淵用耙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淵上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耙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其督役官吏更乞酬獎事下都水監司保奏稱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賞鈔本作獎是時天下皆言濬川鐵耙龍爪如兒戲適足以資談笑王介甫亦頗聞之故不信都水監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介甫罷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濬秋涸故其常理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耙無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爲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轉運司按視濬川利害本乃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問諸埽人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耙未至間已

增二尺耜至又增二尺又從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耜所致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耜爲不便臣聞本奉使按事及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耜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上以爲然于是知雜御史蔡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詳定濬川是非十年詔命確與知檢院黃履詳定有是非者取勘聞奏確于是置獄逮繫證佐二百餘人獄踰半年不決上又命內供奉官馮宗道試濬川耜于汴水宗道辭以疾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乃請與子淵偕往每料測量有深于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據實奏聞上意稍悟治獄微緩會滎澤河堤漲急詔判都水監俞允往

治之河危將決賴用濬川耙疏導得免具圖以聞上嘉之于是治獄益急時郊赦將近詔濬川事不以赦原獄具子淵坐上言詐不實熊本陳祐甫坐附會赴本食違制陳知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

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誥奪一官以屯田員外郎分司范子

淵陳祐甫奪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充替

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有建議欲決白馬河隄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韋城斷北使往還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聽使一淤何傷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

傾首沈思曰然安得處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民獻策陝西

作鈔本州

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疏導使

深又鑿陝右

鈔本作石下同

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

至鞏復會于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柱之險介甫以爲然敕下京西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則恐爲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穀水委實便利可行蓋出澠縣境則陝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于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爲己利耳今嘗家口在孤柏嶺

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
小則爲輔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則置斗門以洩之介甫善其議而
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
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白政府請塞訾
家口獨留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
預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琬等二口水勢琬等報訾
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
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
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會熙寧
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
廷命叔獻開之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琬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
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叔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訾家口
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叔獻也

立之云

元豐元年春塞汴河詔發民夫五十萬役兵二十萬云欲鑿故道以導河北行不行則決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閣待制韓縝都水監丞劉瑄河北運判汪輔之

掌之

云邦彥

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益利井鹽俟官無解鹽卽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權河中等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賞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折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

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
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改盡言其非而更爲別劄稱據景溫申
官賣鹽歲獲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與
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此利于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州等路
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之法

公弼云

吳仲卿蔡中正等爲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路公
爲樞密使以爲不可元厚之爲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
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
緡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詔盡原本作書後鈔本改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
一監選其馬可充軍馬用者悉令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斥
賣之牧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有鈔本作省五十三萬緡
于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縑帛糧餉所省鈔本無費甚省字
廣諸監馬送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道羸死者殆半國馬盡于此

矣時熙寧八年冬也

馬士
宣云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見訪云戒少學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下其詞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爲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分爲二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爲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倘爲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舉一事難之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販夫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顧千五百錢兩斛之穀來應募耶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詣當官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五帝不聖自生民以來惟孔子爲聖人耳孔子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爲此語固請留書余曰若留

君書是當此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

原本作授從鈔本改

余左右余叱左

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于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

成都戒亦嘗以此策獻之子華大以為然及入為三司使欲奏行

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為相同置制三司

條例司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為然

鈔本作善

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

戒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

見自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諤建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場務酬獎

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分數應給錢緡外餘利追理

入官謂之打抹專委諸州長吏檢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

赦降出官原免于諸州競為刻剝或數十年前嘗經酬獎今已

解役家貲貧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能償而自殺

介甫申明按問欲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道皆應減二

等由是刦賊盜無死者

劉玉云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土供無額官不榷酒不禁茶鹽務以安遠人爲意

熙寧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卽欲行文書吉甫留之曰當俟晚集更議之因私語介甫曰安道入必爲吾屬不利明日再進呈遂格不行

君服云

三司使章惇嘗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日吉甫與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惇通刺入門謁見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慚作而退故蔡承禧彈惇曰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爲此也由是上惡惇介甫惡安道未幾皆出

鈔本有小注王承儼

字云四

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于外太后怒與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呂

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惠卿懼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于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而已呂獻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于上獻可坐罷中丞知鄧州蘇子容當草制曾魯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當是時介甫猶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詞云當小人交構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土大夫頗以子容制詞爲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魯公之深也

王克云

韓魏公判相州有三人爲刼

鈔本
作監

爲鄰里所逐而散既而爲魁者

謂其徒曰自今刼人有救者先殺之衆諾他日又刼一家執其老

嫗撈捶求貨

鈔本
作資

鄰人不忍共傳呼來語賊曰此嫗更無他貨可

惜撈死其徒卽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刑堂後官周清本江寧

法司後爲兵司大將王介甫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正

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之人雖已死其爲從者被執雖經拷掠苟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今盜魁令其從云有救者先殺之則魁當爲首其從用魁言殺救者則爲從又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爲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爲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執兵杖來鬪者也今鄰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殺人不可爲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平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若鈔本爲法官自圖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爲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爲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爲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原案相僉字疑誤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

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評事文及甫乃陳安民之姊子吳冲卿之壻也冲卿時爲首相安民以書召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理吏求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爲司農吏利其貨詭托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爲皇城司所奏言齋三十作鈔本餘緝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按鞫無行

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冲卿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乃移其獄下御史臺司旬有數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冲卿在告王珪奏令確共按之與寺丞劉仲弓推鞫收

大理寺詳原本作詳從鈔本改案宋史職官志應作詳斷官竇平周孝恭等枷縛暴于日中凡

五十七日求其受賄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平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于前而問之安民懼具道嘗請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確得其辭甚喜遽欲與潤甫登對奏之言丞相受

請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

無受賂

作賄

事而蔡確深探其獄滋蔓不已竇平等皆朝士撈掠

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
人止之不得前命諫官黃履監察御史黃廉御藥李舜舉同詣臺

按驗三人與潤甫確坐廡

作廡

下約都不得語引囚于前讀示以

所承之詞令實則書實虛則自陳冤囚畏獄吏之酷皆書款引實

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等還奏確又上書

作書

陳安民請求文及

甫事連宰相鄧潤甫黨附執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
以潤甫爲面謾確爲忠直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

中丞以右諫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

欺內懷顧避中允監察裏行

案宋史職官志當有行字原本鈔本均脫今補

上官均亦嘗上言確

按獄深刻降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
爲朋附俾加閱實不如所言確自右正言除右諫議權中丞確遂

收文及甫繫獄及甫懼亦云嘗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冲卿子

羣

原本及鈔本誤作郡

牧判官太常博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

先為樞府檢詳冲卿自樞府入相奏為檢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

稱受奉世風旨出相州獄奉世懼亦云于起居日嘗受安持屬請

又欲收安持上不許令即訊安持恐被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

司使李承之副使韓忠彥皆上所厚承之嘗為都檢正忠彥韓公

之子也確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數為上言確險詖之情上意亦

解趣使結正六月己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當

當字從鈔本補

吳安持奪一

官降監當文及甫衝替陳安民追停韓忠彥贖銅十斤自餘連坐

者十餘人周清遷一官冲卿上表請退及閣門待罪者三四日上

輒遣中使召出令視事確屢帥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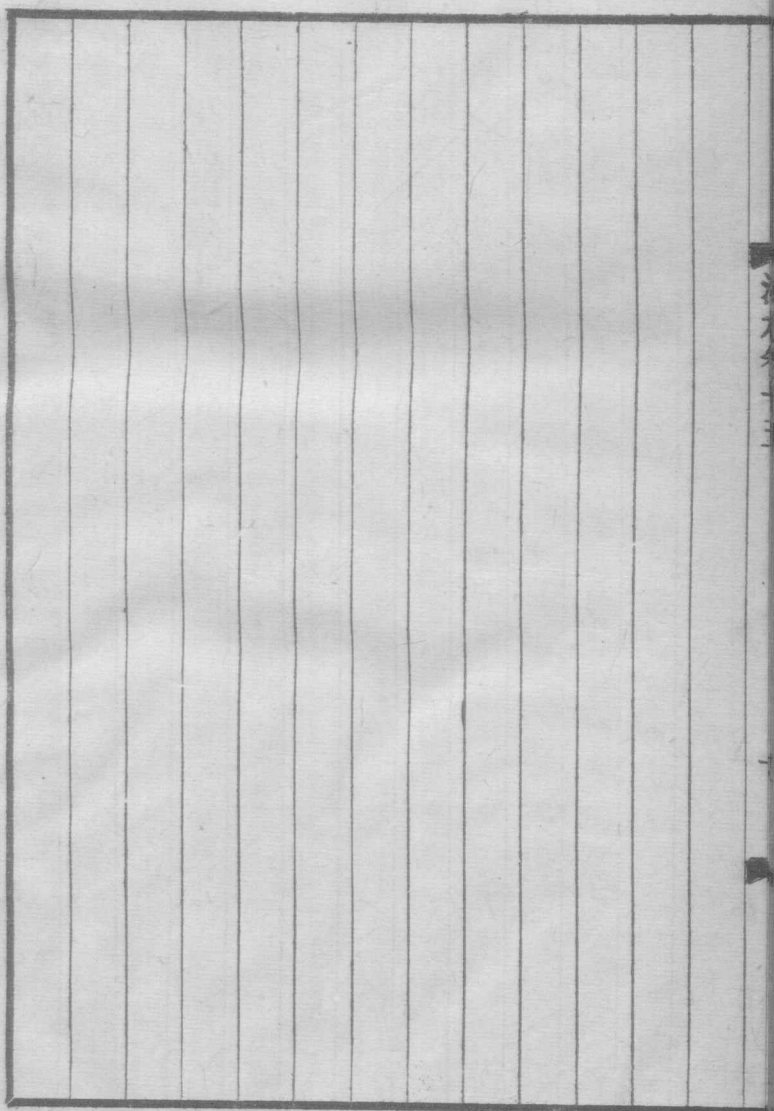
曰子弟為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

但欲共攻吳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乃止

廉公

李舉之王得臣伯淳馮如
晦云○公際鈔本作公廣

涑水記聞卷十五



涑水記聞卷十六

宋 司馬 光 撰

向來執政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廢赦令王

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苟

原本作司
從鈔本改

爲己盡力則因而進

擢或小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或無過則暗計資攷及

常格然後遷官如呂吉甫弟升卿新及第爲真定府觀察推官初

無資攷使之察訪京東還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朝官

朝官鈔本
作升朝

爲之借以太子中允尋召爲崇正殿說書及介甫與吉甫

有隙升卿復于上前詆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尙以宣力久特

遷太祝監無爲軍稅練亨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爲崇文院校書兼

檢正官及坐鄧綰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爲潭

鈔本
作潭

州軍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知制誥李大

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三赦大臨纔得待制
頌不得祕書監及熙寧十年圜丘赦頌除諫議大夫

宗回

熙寧七年圜丘赦中書奏謫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悉復舊原
呂吉甫參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可如胡宗愈劉摯皆坐爲
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復館職宗愈爲蘇州通判一不
霑恩摯嘗言曾布布爲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圜丘赦宗愈始復館

職

宗回

介甫用新進爲提轉其資在通判以下則稱權發遣知州稱權又
遷則落權字

李舜

何浹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浹所至暴橫箠吏民以
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云未得當司
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司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
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事下馬于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

側亦不爲起浹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旁出他州遠不可廢有章
辟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集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
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浹曰凡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憑也李竦
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浹沿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
封府鞫問浹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
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
狂妄作威而浹最爲甚

劉暉云

初韓

言行錄有魏字

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文

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韓公多不

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

惜乎

言行錄無平字

王廷評

原本及鈔本作平從言行錄改

不在此

此言行錄作其

人頗識難字介甫聞

之以韓公爲輕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

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魯公

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于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

蘇亮

上將召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

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蘇亮

曾布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憾

鈔本云恨之蘇亮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輔按之亦無

狀迹王雱危之以讓練亨甫呂嘉問亨甫等請以鄧綰所言惠卿

事雜他書下秀獄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遽報惠

卿于陳州惠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以問雱乃

知其狀介甫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遂絕介甫以是慙于上遂堅求

退

蘇亮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

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

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于

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

蘇亮云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聞方有姪字姪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

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蘇亮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以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以他人爲密而獨隱于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于上上問從誰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于卿卿獨有隱于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朱明朱明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暱置之左右薦朱明爲侍

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以直講沈季長對上卽召季長
爲侍講吉甫又引弟升卿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
而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上特抄本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
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
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
安禮及吉甫所爲以謂必累介甫雱等深惡之故亦不甚得進用
也伯淳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

抄本

因

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

暑兩民猶言行錄

有字

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

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爲

之謀曰今言行錄

有不字

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重

言行錄

下無

否

否則將有人窺間隙矣介甫從之既出卽奏擢章惇趙子

原本

作于從鈔本
改言行錄同幾等上正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鞠丞云

熙寧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朝至暮十往

返醫官脈狀皆使駛行親事齋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治又給三

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

伯淳云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稱王待制來
爲夫人兒妻將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于船
門簾下見船過輒問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往撫視
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
曹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半年欲勾其兒其母不
可乃遣之

蘇克云

內侍李憲既怨介甫罷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爲民害上以內批罷
之介甫固執不可而止先是州縣所斂青苗使者督之散盡乃已
官無餘蓄至是剩留五分皆憲發之也

蘇克云

介甫既罷相冲卿代之于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同御史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變汝礪又言俞充爲成都轉運使與宦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憲擁兵驕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館職充江南東路提刑汝礪因辭館職

蘇亮云

呂升卿于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爲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爲誓于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弟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西轉運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爲軍酒稅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館職狎遊無度安禮由是乞出一章卽許之除

知潤州介甫猶以吉甫先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

云得臣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于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

言行錄有亦字願兄宜言行錄無宜字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

人以爲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

重言行錄作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

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于公恐爲家禍

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

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誰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

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卽吾之鈔本之字在丞相下言行錄同父也丞相由

汝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也仲道思正蘇竟云〇

也字言行錄作耶仲道鈔本作仲通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修有謗其私從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片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辯章之屢聞皆狂瀾而無攷

鈔本有又云其事不切實七字

又曰苟無根

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尹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爲御史既而攻修修尋亦外遷其上謝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關原本作開射羿之弓熙寧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浪狂譎之語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略曰敷陽子既罷樞密副使知洪州于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號曰太虛無極真人遂立三門一曰鴻樞獨化之門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太虛

無極真人獨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賴幽明顯晦有識無識皆會而朝之太虛無極真人出獨化之明建大法旗擊大法鼓手提玉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凡十萬餘言皆倣此既而進御又摹印以遺朝中諸公及天下藩鎮學校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公議得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上謝表曰爲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謫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嘗曲徇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異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足以贊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請便親敢因謝表辭旨怨憤指斥聖躬公爲罔慢于是落韶觀文殿學士降知

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
既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于天章閣介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
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沮形于顏色王韶曰公居此尙爾況
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
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介甫由是始與韶有隙

蘇
完

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爲巧發奇中目不識書而能
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讖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
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未嘗見其經營及有囊橐而費
用常饒猝有賓客十數珍饌立具皆以爲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
重之熙寧中介甫爲相館士寧于東府且半歲日與其子弟遊及
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
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亦私入陸親宅與之遊士寧以爲太祖肇
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遊縣君輓歌微有

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間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遺甚厚

云狀

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新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校勘檢正官月餘而卒禧稱旨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移人意上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與其妻先姦後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

鄭俠閩人進士及第熙寧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吏民直言得失俠以選人監安上門上言新制使選人監京城門民所齎物無

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畫圖并進之朝廷以為狂笑而不問會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寧府是日雨俠自以為所言中于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歲冬俠上書鈔本疏本幾五千言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為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時立異與校計請黜惠卿進用馮京呂吉甫大怒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小民多憐之或有遺之錢米者鈔本作或遺錢米其下衍疏即劾奏四字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琥原本作琥從鈔本改案宋史鄭俠傳作琥張琥傳琥初名琥聞之陰訪求當世與俠通交狀或語以當世嘗從俠借書畫遺之錢米琥即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謾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知之必京教告使之上言上以章示當世實對不識乞下所司辨正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

按問遣選人舒亶乘驛追俠詣臺索其篋笥中文書悉封上之舒

舒字無

亶還特除京官以賞之臺中掠治俠具疏所與交通者皆逮

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繫按

抄本

作抄本驗取當世門歷

閱視賓客無俠名俠素師事王雱而議論嘗與雱異與王安國同

非新法安國親厚之俠既上疏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

家兄爲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

者子也能揄揚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視我俠曰已焚之

矣俠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

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當世語及俠當世稱俠疏文詞甚佳小臣

不易敢爾俠既竄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與之舊命其子駙馬都

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銀百兩

大人自遣之克臣從之于是臺司收安國諷等鞫之安國自陳無

此語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

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詆譎耶安國慚懼卽服罪潤甫等

深

原本作亦從鈔本改

探俠獄多所連引久繫不決上以其枝蔓令歲前必令

獄具臺官皆不得歸家獄成惠卿奏俠謗國欲置之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臣亦可念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管而已當世罷政事以諫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諷落職監無爲軍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敕誥放歸田里曉容勒歸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俠交遊及餽送者皆杖臀二十遠州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以慰其心

范堯夫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壻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千緡詣京師私用千餘緡求妻家償之其妻父叔皮不爲償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嘗于上元夜微步遊閭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弟叔敖私詣某者云已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服已具敕開封府判官吳幾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誣病死獄中方免叔皮

云公彌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壻也監金耀門文書庫翰林學士楊繪待制
寶卞皆嘗舉之永年盜賣官文書得錢費于娼家畏其妻知之僞
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楊內翰若干遺寶待制亦嘗買繪帛及酒
遺繪卞及提舉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卞止受其酒芻俱不受
又嘗召繪卞飲于其家令縣主原本作君
從鈔本改手掬酒以飲卞繪縣主以
永年盜官文書事白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
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變事今已明白其盜官文書等
事請付三司結絕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請付御史臺窮
治皆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挾摘卞繪等臧污避事惜
情熙寧十年五月繪責授荆南節度副使卞落職管勾靈仙觀吳
幾復知唐州上以芻獨不受其饋遺未幾遷諫議大夫知鄧州

公吳辨
叔云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以陳述古爲樞密直學士宋次道爲龍圖閣直學士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涑水記聞卷十六

涑水記聞逸文

據宋刻朱子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補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
公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乃落天章閣待制出知饒州余靖安道上
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上言靖與仲淹交淺臣於仲淹義
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修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
能辨其非宰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縣令永叔復與師魯
書云五六十年来此輩沈默畏慎原作御名二字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
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時蔡襄君謨爲四賢一不肖詩以歌
之

王仁瞻自劍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狀太祖笑
謂仁瞻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金寶此又誰邪仁瞻惶怖叩
仗待罪曰此行清介畏謹但止有曹彬一人爾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數人營

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慙然卽徹宴席厚調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王魏公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延大年於臥內托草遺奏言忝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敘生平遭遇之意表上真宗嘆惜之遽遣就第取子弟名數錄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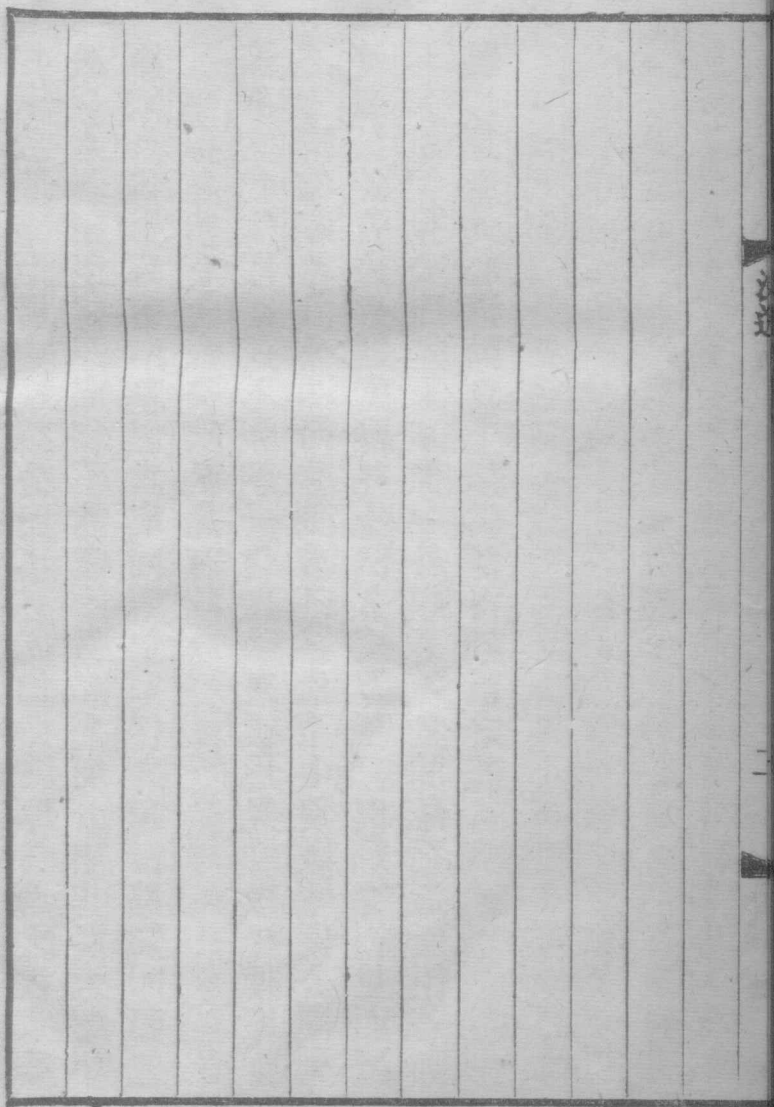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違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祥大沮失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

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深得輔臣之體



右涑水記聞十六卷宋司馬光撰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世所傳者三本一本十卷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合今未之見一本十六卷補遺一卷學海類編刻之武英殿活字本經校者刪削釐訂補遺一卷亦併入十六卷中張學鵬復遵以刻入學津討源一本二卷惟淡生堂餘苑曾刻之今亦罕見江寧鄧孝先藏二卷舊鈔本校其先後次第與學海本同學海本已有刪改此則猶是真面目也殿本卷八多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一條爲鈔本學海本所無鈔本多出之文殆殿本以其重複而去之者然其中如宮美以鍛銀爲業一條則實所聞異辭未應刪削者也宋槧朱晦庵五朝三朝名臣言行錄所引記聞不下數十條校與鈔本異字往往相同足以證殿本之誤如太宗疾大漸李昌齡李繼隆謀立潞王記聞誤隆爲勳宋史呂端傳遂仍記聞之誤繼隆傳轉失載其事殿本作王繼勳則相去更遠鈔本及言行錄作李繼勳

猶得藉以尋索而正其誤他如王禹偁子嘉祐與寇萊公對答殿
本誤作嘉言保州雲翼兵士作亂條內王果殿本誤作王杲鈔本
及言行錄均與宋史相符而不誤也种世衡八子名缺其一殿本
鈔本皆然宋史又無可考宋槧言行錄獨備以補史闕尤爲可貴
又如李穆知鄧州殿本誤作鄧州孫祖德知蔡州殿本誤作秦州
翰林醫官趙自化殿本誤作趙自戊种世衡子古殿本誤作詰邵
良佐張子爽復往西夏議定名號殿本誤作趙良佐張安爽又其
甚者李曇僕夫王達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鈔本作捧暈猶有跡
象可尋殿本作軍伍直是不得其解而妄改之也此類尙多不可
枚舉按宋槧名臣言行錄與時刻不同其中所引復有八條爲殿
本鈔本所未見者王明清玉照新志所舉敍劉永年家世載徐德
占母事王文公之詆宋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
還陳秀公母賤今所傳本亦均無之足見宋藝文志作三十卷非

分卷不同之故當日溫公此書實不止此考宋史秦檜傳檜屢禁私史許人告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竊以爲全書毀於紹興王明清朱晦庵所見猶是完本今所傳者蓋其刦餘也溫公隨筆所記略無次第或當日本未成書故蘇東坡爲溫公行狀備載著述獨不及此卽藝文志所謂三十卷亦後人所編歟是編所校凡有確爲殿本所誤者僭爲改正其異同之處亦悉註於行間尙有未盡則以俟博雅之君子焉戊午冬新建夏敬觀校竟謹識